责任编辑：池沙洲　版面设计：苇　渡
电话：0571-87778075
E-mail:bbsteacher@126.com
2026年11月27日　星期五
浙江教育报

水，是学校的品牌，也是教育最好的隐喻

□罗才军

从1925年京杭大运河畔的新民小学，到2005年组建教育集团，再到如今拥有七大校区，杭州市卖鱼桥小学教育集团在办学历程中不仅实现了物理空间的扩张，更展开了一场关于“人”的深刻追问。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与调研中，我们发现，当下学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时代病症”。许多学生虽然成绩优异，但学习仅为应付考试，缺乏对知识的好奇心；在高度竞争的焦虑中，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变弱，面对挫折容易崩溃；传统分科教学模式下，学生可能擅长解题，却缺乏解决真实复杂问题的能力；学生缺乏同伴间的深度连接，心理韧性不足；校园围墙把学生与真实的社会、自然、文化隔开，使学习与生活脱节，学生呈现出“空心病”状态。

针对这些痛点，集团秉持“成就每一个学生的更多可能”的办学追求，试图通过文化治理、课程变革、生态协同三大举措，为这些“时代病症”开出药方。

学生只有在安全、被接纳的环境中，才能舒展地成长。集团化办学如果只有管理的硬度，没有文化的温度，学生就会成为制度的旁观者。

集团以“水”为文化意象，七大校区湖墅、星澜、文津、文汇、文润、桃源、文泽的命名皆含水意。而水，正是教育最好的隐喻，它随物赋形，利万物而不争，不仅是学校的品牌，更是对学生的一种心理暗示——接纳差异、适应包容。

集团的百年校史馆就叫“一条大河波浪宽”，馆内的“河流”由一年级新生入学绘制的彩色石头铺就，象征着京杭大运河的滋养，也象征着每一个学生——无论学业表现如何，都是这条河中的一块石头。这种“尊重差异、赏识个体”的文化，让学生在入学第一天就找到归属感。

为打破科层制局限，集团在治理上推行“合伙人制”，让每位教师都成为学校的主人，并将这种安全感传递给学生。

依托党建引领，学校建立了“党员义务岗”和“心理行为红码”结对机制。集团内的党员教师、干部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而是跨班跨年级与重点关注学生结对的导师。

一名因家庭变故而厌学的学生被标记为“红码”，学校没有简单地批评教育，而是让党员教师与其结对。党员教师每天留出10分钟与学生谈心，周末带学生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这种非正式的情感连接，让学生能感受到被看见、被在乎。

针对学生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的现象，2022年12月，学校成立脑认知与学习科学实验室，依托北京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心理学专家，引入脑科学教育，让那些因“不专心”常被指责的学生，懂得并非自己“故意捣乱”，而是前额叶皮层尚处在发育过程中。一句“你不是不优秀，只是在慢慢变优秀”，让学生恢复自信，学会与不完美和解。

为解决“高分低能”和“学习空心化”的问题，我们将课程改革的靶心对准学习方式的变革，让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我们打破常规课时壁垒，每学期举办“渔之韵”项目化学习周活动。在“城市‘禾’伙人”的项目中，学生们不再坐在教室里看PPT，而是走进社区、农田，调研城市绿化问题，设计种植方案，以及计算成本。在此过程中，科学的植物知识、数学的测量、语文的表达被有机融合。学生们为完成一个真实的任务，主动查阅资料并向他人请教。这种“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的样态，点燃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引擎。

这不是简单的社会实践活动，而是基于国家课程的校本化重构。2026年，集团迭代生成6.0版课程体系，核心是“挑战性任务”。

我们提出“拼图—专家法”的小组合作模式：每个学生都是一块拼图，在小组中负责一个子课题，成为该领域的“专家”，然后将所学教给其他组员。在文润校区的“新能源科普平台”建设中，学生们面对的是“直流电变交流电”这一复杂原理。他们没有死记硬背，而是通过操作小型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为校园卡丁车充电。当卡丁车动起来的那一刻，物理知识不再是枯燥的公式，而是驱动未来的力量。

针对学生差异，我们引入人工智能技术。集团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发的“玫瑰小语”垂直大模型，帮助语文教师设计分层作业；文润校区开发的中医药人工智能系统，让每个学生都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去体验和探索。人工智能不是替代教师，而是帮助教师更精准地看见每一个学生的最近发展区。

集团化办学最大的优势，在于打破单一学校的资源天花板。2020年，我们提出“肩膀之上培育新校”的理念，推倒学校的围墙，将学习空间延伸至社会。

2026年5月，集团组织3所学校的学生团队飞赴芬兰奥卢，参加创客大赛。面对联合国《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议题，我们的学生与芬兰学生并肩作战，针对节水循环、生态环境保护提出自己的设计方案。

我们提倡学习不必囿于教室，而是可以发生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文汇校区的麦穗美术馆、桃源小学的丝绸之路综合体验馆，成为学生们的第二课堂。在桃源校区，学生们不仅养蚕抽丝，还运用人工智能设计24小时无人喂养支架。

我们设立“党员家长清风岗”，每周邀请家长进校巡班、巡课。更有趣的是，我们每学期召开少先队代表大会，让学生自己提交提案。在2025年的少代会上，学生提交200多个提案，涉及校园午餐口味、课间活动安排等方面。学校大队部梳理后，交由各部门落实。当学生们发现自己的建议真的能改善学校环境时，他们的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随之增强。

为解决新校师资薄弱的问题，集团建立教师协作社群。文泽外国语小学（原福山外国语小学）加入集团后，并没有被“同化”，而是保留了外语特色。集团通过“名师地图”精准调配，将文泽的外语教学资源反哺给其他校区。2026年8月29日，在文泽外国语小学开校仪式上，有一个特殊的“取水·汇泽”环节——从江涨桥畔取来的运河水汇入了文泽的校园景观中，寓意着集团的文化如活水般注入新校，但新校依然保持着“依山立品”的独特气质。

从“名校集团化”到“集团名校化”，变的是办学格局，不变的是育人初心。最近几年，集团开始部署“输出回流，同气连枝”的集团聚力模式，即在由母体输出资源、滋养各分校的同时，各分校也根据母体需求适度回流，直至形成正向流转。

七大校区文化同宗、治理同系，这种“和而不同”的生态让学生们既认同集团文化，又拥有独特的校本课程体验。优质均衡，不是简单地复制校舍、稀释资源，而是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更好的教育生态中破解成长的真实困境。

（作者为国家督学、杭州市卖鱼桥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



营造法式

小托育连着海岛大民生

——舟山市定海区幼儿园托班改造观察

□许　静

跑基层久了，我习惯于蹲下来看。记得那次在舟山市定海干览中心幼儿园，我蹲在托班教室外的空地上，一边用手触摸脚下粗糙的地砖，一边收集一线教师的意见。

“托班幼儿脚步不稳，在这样的地砖上摔一跤身上就会蹭出红印。每次带幼儿出来，心都悬着，不敢放开让他们跑，只能牵着、扶着，活动时间也常常压缩到20分钟以内。”带班教师说。

于是，我和幼儿园方面一起反复论证，经过立项、审批、招标、施工、验收等环节，前后花费3万多元，最终将地砖换成了草坪。

看着幼儿们在草坪上快乐地追着肥皂泡，我更加确信，教育环境改造的尺度，不在于以成人的视角看来是否高级，而在于儿童的身体能否自由舒展。

这100多平方米的硬地改造看似是小工程，实则连着大民生。县域托育管理不能只停留在“有没有”的供给层面，更要追问“好不好用”“幼儿喜不喜欢”。

前段时间去幼儿园督导，我看到很多园区按照“一条廊、一间室、一个院、一扇门、一张床、一角隅”标准改造完成的托班教室，软包、矮洗手台、迷你马桶、情绪安抚角……样样齐备，可心里反倒生出一丝顾虑：这些设施再好，如果不能真正进入幼儿的一日生活，那只能是供人参观的布景。

当看到城西幼儿园的创意后，我知道自己多虑了。他们没有一味追求翻新，只是以较低的成本，在大门、庭院、草坪上方加了塑料顶棚，将其打通成一片连贯的活动空间，既可遮阳又能挡雨，并在草坪上添置了适龄游戏设施。幼儿们可以在这里嬉水、骑车，“用身体感知世界”，自己选、放开玩。

我不由得感慨，环境“适托”不是验收清单上的标准，只有贴合幼儿的特点与习惯，才能抠出细节，把环境中与幼儿成长不合拍的部分一点点磨掉。

托育环境改造工程交付使用后，幼儿的生活、游戏、安全都有了保障，但更难的问题出现了。

两年前，定海区打破“一年两招”传统模式，实现“当月登记、次月入托”，为居民提供更方便与安心的“定享托”服务。

现在，“定享托”常态化，一个班的幼儿先后入托，既有刚入园的，什么事都懵懵懂懂；也有陷入分离焦虑的，经常哭闹；还有已经适应的，自顾自玩得开心。

有的教师将幼儿分为“三期”：新入园期、适应焦虑期、稳定活动期，并自发分工，有的专门接待新来的幼儿，有的专注陪伴与疏导，有的观察全局，巡班补位。他们常说自己是“三期并存”“乱中有序”，还摸索出了“三定”：初入托幼儿要有“定期画像”，托中教师要“定位定责”，平时基于“定时会诊”多作回应等。

看到弹性入园取得了这样的效果，我想，一定要多组织现场观摩和交流，让个体经验转化为园本机制，进而惠及更多幼儿园，让海岛园和农村偏远园也看得懂、学得上。

在很多家长眼里，幼儿园教师是全能型人才，把孩子交到他们手里，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其实，很多常年带小班、大班的骨干教师，碰到一两岁的幼儿，反倒有些手足无措。他们看得懂3~6岁幼儿的表达，却常常读不懂低龄幼儿的表情、手势和哭声。

低龄幼儿一旦哭了，他们的第一反应多数是哄一哄。可事实上，同样是哭，背后的需求可能完全不一样，比如有的是害怕，有的是睡前烦躁，还有的只是想加入别人的游戏……因此，对低龄幼儿哭声的回应也必然不同，这就需要教师能够“读题”。

要做到这一点，仅靠经验还不够，还需要医育融合提供专业支撑。

博伊幼儿园有一个小月龄托班，接收的是12~23月龄的幼儿，比一般托班的幼儿年龄更小，对医育融合的要求也更高。儿童保健医生每周定时入园，和托班教师一起观察评估幼儿，给每个幼儿建立“一生一册”动态健康档案，把过敏史、生长发育情况记录清楚。

医育融合并非签订一份合作协议即可完成。低龄幼儿语言表达能力较弱，难以清晰表达自身需求，医生和教师需要反复观察，提供专业保健指导，并在一日生活中落实方案，同时联系家长配合居家照护，在喝水、游戏等细碎日常中持续引导。

教师们缺的不是专业医育讲座和集中培训，而是共同蹲在托班现场、根据幼儿状态你一言我一语进行会诊的机会。许多难题并非出台一份方案、组织几次观摩即可解决，尤其是海岛园地理位置分散、各园保教水平差距明显、师资缺口持续存在，部分家长对托育的理解尚不到位……

经常有人问我，县域托育管理最难的是什么。我认为，最难的不是争取经费、改造托育环境，而是守住最朴素的初心：追求看得见的成果，不习惯性地以幼儿园标准套用托育，沉入基层，陪一线教师一起慢慢打磨，把海岛居民家门口的托育办得更让人放心。

（作者为舟山市定海区幼儿教育中心主任）



轰出好奇心

11月20日，绍兴科技馆工作人员走进柯桥区华舍小学，带来一场科普盛宴。从机翼升力、发动机推力到国产大飞机研发历程，学生听得聚精会神，不时举手提问。操场上，工作人员手持遥控器，3000余名学生仰望天空，航模飞机划出一道道弧线。图为工作人员正在讲解并演示“空气炮”原理。

（本报通讯员　王兴苗　摄）

课例展板

结构化教学让“图形与几何”复习走向深入

□金华市银湖小学　**邵　旭**

在开展北师大版小学数学六年级下册“图形与几何”主题复习前，笔者为六年级4个班的168名学生设计了4道前测题，回收有效问卷168份。数据显示：基础题正确率为99.4%，而变式题正确率仅为32.7%。这组悬殊的数据表明，小学生的空间想象与几何直观能力较为欠缺，对图形本质特征的内化不足，缺乏对知识的整体建构。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将课程内容结构化确立为课程修订的重要理念。然而，笔者发现，许多教师在实际教学中缺乏系统思维，导致教学推进步子偏小、思维层次偏浅，内容碎片化，学习材料之间缺乏关联。在这样的课堂教学中，学生难以从整体上把握数学知识、方法和观念，核心素养的发展自然受限。

具体到“图形与几何”的教学，问题尤为突出：教学缺乏整体性与结构化，情境创设未能指向核心问题；常以练习代替复习，陷入“就题论题”的泥潭；缺乏任务驱动，学生难以在学习中形成真正的应用意识。

笔者认为，结构化教学追求知识的意义建构，能够增强数学知识的整体性与系统性，提升其深刻性，使学习深度发生，是促进学生数学核心素养提升的有效途径。

图形特征的认识与图形测量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以北师大版教材为例，可将“图形认识”“图形与测量”两个单元进行整合重组。

整合后，笔者将主题复习重新规划为“平面图形”“立体图形”“我是测量员”“平面图形与立体图形的关联”“平面图形与立体图形的问题解决”等板块，每板块一课时，最后以“图形与几何”综合应用收尾。

这样的教学内容重组，凸显了两个主题内容之间的内在关联，有助于学生理解图形本质特征及数学方法，构建网状的知识结构，提升空间观念和几何直观等核心素养。

具有深度关联的学习材料或情境，能够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在“立体图形”复习的练习设计中，笔者引入了这样的任务：仓库里有4种规格的长方形、正方形铁皮若干张，请从中选6张铁皮，焊成一个长方体（或正方体）水箱。你会怎么设计？（A：长7dm，宽5dm；B：长7dm，宽6dm；C：长6dm，宽5dm；D：边长6dm。）

这样的设计将“测量”与“长方体特征”紧密结合，也将教学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牢牢相连，解题方法具有开放性，增强了学习的体验性。

此外，在“图形与几何”综合应用的练习设计中，笔者设计了这样的情境：爷爷家有一个高10dm、底面周长25.12dm的废弃油桶，准备制作成两个容积一样的花盆。你可以帮爷爷制作成这样的花盆吗？请画出草图。根据你的设计，解决以下问题：一个花盆能装多少土？花盆外部涂漆面积是多少？种植面积是多少？切口处保护条长度是多少？

深度关联的学习材料的设计与选择，不仅要关注学科内容的知识逻辑结构，还应关注学生的认知结构；不仅要思考知识之间的本质联系，还要考虑数学核心知识与学生现实世界的关联。只有这样，才能让学习活动实现知、情、意的深度融合。

建构主义认为，学生知识的习得是自主参与、动态建构的过程，这需要开放宽松、民主和谐、结构严谨的课堂组织形式。学生在学习任务驱动下，经历自主探索、合作交流、反思评价的全过程，才能实现学习目标的达成。

在每节复习课的课堂总结环节，笔者并非随意选择学生成果，而是在整体反馈与交流对比中，让学生深刻感受不同概念之间的结构化联系。

在“立体图形”复习的反馈环节，笔者引导学生经历“如何选择长方形才能组成长方体”的思辨，进而根据长方体棱长、面的大小和形状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与思考，深刻体会“棱长和关系决定长方体形状大小”的本质内涵，深度建构一维、二维到三维空间图形的关系。

在“图形与几何”综合运用的反馈中，笔者围绕教学核心目标，引导学生对真实问题解决中表现出的不同策略和选择展开探讨，并适时渗透学习方法和过程指导，提升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对“图形与几何”的认知结构得到进一步完善。

小学数学教师应立足大单元视角，整体而系统地看待教材，紧扣核心目标，从学生已有经验出发，准确把握知识结构与认知结构的关联，以结构化的学习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素养。